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4年1月23日
星期二

诗歌

阿坝的阳光(组诗)

□李铤

在映秀镇参观地震遗址

地震时抖落的石头，仍在岷山脚下
山下已是沧桑人间
讲解员的讲解饱含深情
未完成的诗句被晨照浸染

美人用咿酒黑茶，打开感恩的门槛
再生的脚步和精神，谱写新天地
瞬间中断的歌谣，重新站立起
在青青柳叶上拔弹……

夜宿漩口镇樱花里山居

云里雾里樱花里，有倦鸟栖息
我们与山居，保持一段羞涩的距离——
她怀揣一只浪漫主义的蝴蝶

飞出肺腑，带着语言徘徊
看烟火升迁，村庄发生巨变
架构幸福生活的基础部分

半坡吊瓜下架，采来饱满瓜籽
伴煮茶的文火，调控岁月的凉热

没有樱花的季节，小木屋热烈搭建
星月辉映茂密修竹
蝴蝶深藏：鹰的心思

汶川威州镇布瓦村

布瓦村的樱桃熟了
打马经过的人，驻足
枇杷、核桃、女贞树下
安享时光的馈赠和归还

龙溪碉楼已修复，登高处
望眼欲穿。引进江南的吊瓜
掀开羌绣宽大的门帘
古老的骨笛踉跄着节拍
白石与篝火碰撞歌声
把故乡他乡点燃——
尔玛人握住杂谷脑河的湍急
跨越英雄的千年梦幻

一笼笼樱桃熟了，一片片李子甜了
粉红的苹果走下枝头
送往运河岸边，送去这方水土的甘甜

在九寨沟

在预设的框架内
色彩再三出逃，成为新的利器
这个星球的九寨蓝
压住世态炎凉和情感的宣泄

一茬茬瀑布：前赴后继的白衣战士
像并蒂莲绽放
簇拥植物万年不朽
远古抖落的尘埃，接续宇宙的隐秘

昔日林场，被低调的奢华覆盖
历史的故事不再重新贩卖
唯海子金光四射，照彻原住民身軀
酒盅作为神圣的器物，践行启明星的智慧

那些垦荒者没有惊诧——
思想的芳华胜过自然之美：
保持纯净的祖先和祖地
一切时间才能言说，也有了归期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胥建英

简阳的韦南康纪功碑

□贾登荣



简阳韦南康纪功碑

非曲笔；考碑图千二百字，禽俘葬热，青宫紫殿锡纶章，迄于今亭护龟趺，幸遇好文邑宰，将现拓书著录，欧阳犹愧遗珠”。这样，一处融合唐、清两代历史、书法、镌刻及建筑艺术的珍贵文物就此诞生。

后来，担任成都府办科试提调事、补官丹棱县、署简州的江苏淮安人高延第，也撰写了一篇《唐韦南康郡王纪功碑记》：“天宝失御隳乾纲，四海摇荡无完疆。西南门户恃巴蜀，吐蕃些蛮长称强。绳桥西山几挾伐，泸戎邛笮烦边防。南康秉钺布威信，臣服南诏降西羌。官军深入维保路，婴笄执缚同驱羊。烽火衰息振彫敝，置渠修堰勤耕桑。当时功名推第一，赐以异数称勋王。至尊亲为染宸翰，纪功勒石词辉煌。此邦自昔苦难治，错杂夷夏参伦荒。年来盗贼起阡里，跳刀走戟纷螟蝗。贯穿城郭谒长吏，牙纛避道人走藏。么魔鼠子已如此，洪流忽潰焉能当。摩挲此碑重叹息，救时之才亦难得。豺狼塞道狐夜噪，未暇作诗歌乐职”。

2002年，简阳市拨出专款，按原貌将此

碑迁建入城，供游人参观。

有了这些知识点打底，我开始了对“韦南康纪功碑”的寻访。不过，寻访的过程却有点曲折。从网上知悉，这块碑坐落在简阳人民公园内。按照百度地图的提示，我们在人民公园兜了一大圈，也没看到碑的影子；向在公园散步的人打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在感到泄气之时，突然，在一片茂密绿植遮掩的地方，露出了一个古香古色的碑亭模样。凭借经验，这大概就是了。拨开层层叠叠、密密匝匝、错落无序的各种绿植，一座单檐庑殿顶碑亭赫然矗立。在碑亭的外墙上，悬挂着一块标志：不可移动文物：韦南康纪功碑。碑亭内嵌有一石碑，碑文多已风化，好多字也无法辨认；更让人感到不悦的是，由于碑亭周边的绿植过于茂盛，碑亭基本被挡住了，如果下一番功夫，是无法一览这处胜迹真容的，更不说去仔细欣赏碑上的细节与文字。站在历经沧桑的韦南康纪功碑前，我想：政府花钱将文物移到公园保护，这本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但仅仅局限在对文物的保护上还是不够的，最好的做法，是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才是对文物真正的保护，也才是文物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回成都的路上，一个疑问不断在心中翻滚：韦皋既不是简阳人，又没在简阳做过官，为何唐王朝要在简阳建造一座“韦南康纪功碑”呢？通过查找资料才知道。原来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王朝在简阳设置了一行政机构——清化军。清化军隶属于剑南道，清化军成为韦皋“服南诏、摧吐蕃”的根据地。当年，韦皋率大军攻打吐蕃时，简阳成为保证唐军兵员补充的基地、粮草供给的后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简阳也是韦皋“功烈称最”的发迹处之一。所以，当唐王朝授予韦皋“南康郡王”荣誉不久，时任简州刺史丁公俊就接到唐德宗的圣旨，要求在简州建造一座“韦南康纪功碑”。这既是唐王朝对韦皋有功于国的至高褒奖，也是对在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作出贡献的简阳人民的一种肯定、一种鼓励吧！

沙河铺，那些年的快乐时光

□何一东

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成都东郊沙河铺的四川省邮电学校（现为四川省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工作、生活了十四五年，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美好而飞扬的青春时代，对那里的风土人情有着一种难以忘怀的回忆！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成都地名掌故》载：“旧时设驿站，十里一铺（明代称驿站为铺），此处原是成渝驿道上入成都第一站，那城东第一铺，因靠近沙河，故名‘沙河铺’。1952年土改建政时，更名‘沙河堡’，1981年地名普查时，恢复原名，并经市政府批准，颁布了标准名称‘沙河铺’。”

1981年，曾在四川省邮电学校任教的父亲，离开该校10年后，再次带全家人返校。我因此也由于邮电部门内招之故在学校工作。当时的沙河铺属于未经开发的郊区，街道狭窄，碎石土路，两边的民房，多为瓦房和一些茅草房。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属于“穷乡僻壤”，但美丽的田园风光却让人陶醉……

我当时十七八岁，青春年少，虽有点文学底子和爱好，但此时已没什么心思去充实和提高，而是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昏耍。学校大门外是一条一二百米的小巷，两旁是小饭馆、锅盔摊、理发铺、干杂店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哥们儿几个，工资虽微薄，也常“打平伙”。下班后，选一小馆子，切一盘豇豆凉拌的猪耳朵，一碟油炸花生米（或一把炒花生），围坐一张油亮的小方桌，面红耳赤喝着当时颇流行的散装啤酒，看女生们进进出出，相互不时露出一点儿坏笑……

中沙河铺有成都生物药械厂，算比较大的工厂了。该厂经常放坝坝电影，我和好友川平兄每周要看两三次。在这里，我一厢情愿地喜欢上了一位身材高挑、瓜子脸、长发的姑娘，她喜欢穿深色的衣裤，一双大眼睛盈盈欲语，特别迷人！可惜青涩的我，在她面前，略有几分不自信。除了痴迷地看她，咀嚼她的一笑一颦外，根本无勇气“搭白”。有次在川平兄的大力鼓动下，乘电影散场，我靠近她，麻起胆子说了一句：“你好！你也来看电影么？”她扭过头，仔细看了我一眼，含笑的眼睛好看。我以为她会说什么，谁料，她胖胖的同伴大声道：“你有啥子事？”我尴尬地顿住了，大眼睛娘又看了我一眼，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然后，娇笑着，拉着同伴小跑而去。望着她消失在夜色中的窈窕身影，我才体会到什么是“多情却被无情恼”！

而紧邻邮电校后门的则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原成都市副市长李劫人的故居（因其屋傍“菱角”堰塘而建，李劫人题名为“菱窠”）。

故居始建于1939年，主屋原为一楼一底

的悬山式草顶土木建筑，1959年改为瓦顶，木柱改成砖柱，并将二层升高。1983年经全面维修。占地约4.95亩，主屋及附属建筑面积共约2000平方米。庭院中有溪水、曲径及屋主生前手植果树花木多株。

1987年6月，李劫人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当年，我们特别喜欢到李劫人故居去喝茶。在这儿喝茶的有川师的学生，红旗橡胶厂及402厂等厂的职工和附近的居民。大家在这谈国内外大事，聊工作生活，家长里短，十分愉快！其间，我也亲眼目睹了故居几次的修缮扩建，愈来愈漂亮！

1987年，我的处女作——诗歌《灯光》在《中国法制文学》发表后，写作激情倍增，渐渐疏远了玩友们，在家里爬格子的时间多了起来。加上父亲的言传身教，随后，我的“豆腐块”文章在省市级报纸上不时亮相，喜悦心情难以言表。我常常在下午三四点钟，跑到学校大门收发室，去看各种大小报纸，一学他人之长，二看有没我的文章发表。半夜三更醒来，也在想稿子……

那些年，还流行搞摄影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即以小说为文字脚本，用摄影手段拍成单幅照片，经过精心的编排制作，利用画面之间的跳跃性和连续性，组合为连贯的小说情节，用以塑造人物揭示主题。摄影小说人物逼真、画面清晰、栩栩如生，更易于接受与传播。我撰写了一个爱情方面的精短小说，和两个好友进行拍摄创作。我们还正儿八经地到大街上去物色演员。后来在四川省展览馆发现了一位挺漂亮的姑娘，她的气质很符合剧中的角色。我们便向她主动“表白”，并拿出工作证以示乃好人。没想到这位姓秦的姑娘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随后，我们在川平兄工作的西南民院开始琢磨探讨小说情节，扮演角色，而另一好友包兄则负责摄影。大家完全沉醉在文学艺术的快乐中。

当时我还是单身，每次聚会完毕，我便负责送秦妹回北门大桥附近的家。在夜色中，我俩并肩骑着自行车，畅谈人生理想，诉说我的文学梦。秦妹都很善解人意地听着，常报以温柔妩媚一笑。送她回家后，我飞速骑车回沙河铺，已是深夜！

后来，我们的投稿并未发表，我有点沮丧。秦妹安慰我说：“没发表没关系，只要你喜欢就要坚持，

相信你今后会成功的哈！”

记得最后一次，我送秦妹回家，正是秋季。那晚，我们在青龙巷的华协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夜空中高悬圆圆的明月，我俩在一条小巷停下，她靠在墙上，似有几分心事的样子。我凝望着她美丽的脸，一时竟无语。最后，她说：“我在这里住不了多久了，要到别的地方。谢谢这段时间你的相伴，我的生活也很充实。希望你的作家梦早点成真！”当她进去小院里很久时，我才怅然若失地离开……

多年后，秦妹居住的小街小院已拆迁，我路过几次，再也见不到那美丽的身影了！

难忘1987年的暑假，我和好友去峨眉山旅游时，认识了来自上海的梅。她端庄优雅，气似幽兰，乃大家闺秀。我陪她在成都玩了一天，游百花潭公园，逛春熙路、青年路，在人民电影院（现西南影都）看了一场电影（票价才5角一张），十分开心！梅回上海后，我们继续保持联系，鸿雁传书！

又过了两年，梅再次来蓉，我们在提督街文化宫门口见面，我主动请她去比较高档的“假日”酒吧喝酒。因我平时难得进这样的场所，面子问题，误点了“马爹利X0”，两杯刚过杯底的酒买单时共150元。而我当时钱包里只有五六十元，正紧张尴尬的瞬间，梅拿出2张百元钞，在四周顾客不知不觉间，解我之窘（此事，我后来写了一篇《酒吧历险记》，发表在《华西都市报》“街坊”副刊）。

后来，我骑着“凤凰”牌全链盒自行车，搭着来自国际大都市的她，从文化宫一直骑到邮电校，我脚蹬酸了，梅坐累了，到了中沙河铺的又长又陡的坡，我们只好下来走。但两人却觉得特别愉快，梅的头靠在我的肩上，称赞我说：“你的脚踏车骑得很好呢！”



成都平原沙河上之水磨房。[英]伊萨贝拉·露西·博德《长江流域旅行记》

情感

早行

□刘平

“唰——唰——唰——”的扫地声总在每天黎明前，透过卧室的窗户从楼下传到我耳朵里，不论酷暑与严寒。它打破了黎明的宁静，撕开了晦暗的夜空，更扫走了上早班人的睡意。

我总在6点左右出门上班，哪怕是寒冬。曾经值班的时候，常常是晚上接近12点到家，早上不到6点起身。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发现对面的包子店已经灯光满屋，老板来来回回的身影和利索的动作，似乎在告诉早行人，他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了。然而在小店周围，目光所及之处，皆是黑暗。包子店就像被装在一个大大的黑皮袋里的萤火虫发出微弱的光，为黑夜里的早行人指引着方向。路过小店，才发现里面已坐着一个正专注地吃着早餐的人，原来比我早起的人不只是小区环卫工人和包子店的老板。

我一路前行，虽然眼前的一切依然在黑夜的掌控中，但经过身边的人和车却渐渐多起来。在黑夜里穿梭的人们，有的是为了活在当下并积淀未来，有的只是为了活在当下。但无论怎样，都不是在寻找人生的黎明吗？如若不是，谁会愿意披星戴月，凌寒历霜？

在寒冬时节，每次路过三环路的人行天桥时，还处于黎明前最黑的时段，幸好还有善良的路灯为起早摸黑的人们照亮前行的路，目送着他们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天桥下疾驰而过的车流，形成一条条光的河流，滋润着这个城市，也装饰着这个城市。这河流似乎从来没有过断流的时候，因为无论我多晚或多早经过这里，来往的车辆都是络绎不绝。不禁感慨，总有人睡得比我晚，也总有人起得比我早。在这座城市里，虽然没有“鸡声茅店月”的感受，但多少会有“人迹板桥霜”的经历。

所以，每当我慨叹自己起早贪黑很辛苦时，便想起那环卫工人，想起那包子店的老板，以及穿梭于路途的人影和车辆，于是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一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名城